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林公案 第三十二回 茶肆無聊暢談漕弊 謾藏海盜忽見奇人

且說林公親赴常熟，私訪漕弊。在茶訪中聽得一班小糧戶，聚在茶桌上大發牢騷，聽某甲說東鄉低田送給人都無人受領，正在驚異，又聽某乙說道：「說來真是氣惱，家叔因為不願去求托蔡、浦，親自帶著五十多畝田單，到漕糧櫃上去完納，不料加出種種名目，比往年多完了一半，你想可恨不可恨？」說話未了，某丙又插言道：「我們表兄的產業，都是九年三熟的東鄉低田，租米收不到，年年賠錢糧，賠得叫苦連天，這種田地，出賣又無人受領，正是沒法拋棄呢！」林公在旁聽得真切，暗想常熟本是魚米之鄉，田產甚為優沃，如何弄得恁般地步？田產如此，漕賦弄得糟不可言，不知蔡、浦是何許人？漕書又何敢任意浮收，個中必有絕大弊端，必先查訪明白，才可徹底根究。打定主意，便向旁坐的年老茶客問道：「老人家！你可聽得那邊桌上三位茶客的談論？說得田如此不值錢，恐怕有感而發，未免言之過甚。在下是外路人，不知底細，聽了倒覺詫異！你老人家對於此中情形，定然知曉，還望見告。」那老人看了林公一眼道：「老先生！聽你口音好像是福建人？」林公應道：「正是，此次是到貴地來做些小生意，對於地方情形，不大知道。」老人接口道：「怪不得你不曉得，我們常熟的事，近年來，為了吃漕規，包完漕，鬧得天翻地覆，縣太爺不敢干涉，漕書差役更不敢過問，常、昭兩縣的漕米忙銀，除一部分顯宦巨紳仍舊自行完納，以外糧戶都托蔡、浦文武兩舉人經手代完。那蔡、浦兩姓，是本地大族，蔡氏族中的糧田約摸共有二萬多畝，一律有蔡文舉經手，本人名下二千多畝，固然一毛不拔，就是族中托他代完的，也只完上忙，下忙一概不完；浦武舉經手糧田比較蔡文舉少一點兒，漕書所受損失為數甚巨，非但中飽全無，連帶解省數額也湊不足，不得已只在小戶上截長補短，添出種種名目，遂使零星小戶一畝糧賦，簡直要完畝半漕銀，莫怪他們要直跳起來了！旁桌上三位茶客，諒也是小糧戶，有苦無門訴，故在此發牢騷。」林公很驚異的說道：「蔡、浦有多大能為，能夠一手掩蓋全縣的耳目，一班小糧戶受了他的間接痛苦，為什麼不到省裡去告呢？」老人含笑說道：「老先生你是商家，怪不得你不懂得官場中的規矩。」林公聽到這裡，暗暗好笑，只因要他說出下文，便也含糊下去，並不和他聲辯。那老人又續言道：「俗語說得好，官則為官，蔡文舉未曾中舉人的時候，弟兄三人都是秀才，住在北鄉西洋地方，欠糧不完，縣官派差催漕，姓蔡的非但不買賬，又自恃學過武藝，三人出手，反而把兩個差役一頓毆打，又把差船拔到岸上，架著乾柴，舉火燒燬差役無奈，只得回轉衙門，哭訴本官！縣官聞說抗糧不完，還要毆厚公差，不覺大發雷霆，馬上請城守營許守備，帶兵趕往西洋，把蔡氏三弟兄一並拿獲到縣。縣官問過一堂，因他們都是秀才，不便擅自重辦，只好暫時看管起來，一面行文學使，詳革功名。哪知蔡氏弟兄，先托巨紳飛函學使，只說是常熟催糧差役如何橫行不法，侮辱斯文，不留餘地。學使信以為真，及至披閱詳革公文，便嚴辭批駁，反說縣官不能駕馭差役，以至敢於侮辱斯文，一味包庇三蔡。縣官接閱回批，氣得兩眼發直，又不敢去和學使頂撞，只好放出三生。恰巧那年大蔡鄉試，竟高中第十六名舉人，於是如虎生翼，吃漕規，包漕銀，暢所欲言，縣官更不敢難為他，漕書被他弄得叫苦連天，常常到家喧擾，不滿貪壑不去，漕書只好聘用幾個會拳棒的在家保護。蔡文舉自知雙拳難敵四手，便去和浦武舉合伙包漕，於是一文一武，把常、昭兩縣的漕銀，快要被他倆全數把持了。」林公聽罷這一席話，方知常、昭漕賦卻被第三者從中壟斷，既非漕書舞弊，又非糧戶抗欠，如欲整頓清理，非將蔡、浦拿辦詳革，斷難見效。但是縣官恐怕再蹈前轍，決不敢將他們逮捕嚴辦，只好回省去調委幹員，前來拿問。想到這裡，就與老者作別，一路步行回船，命舟人開往太倉。行抵薄暮，泊舟於周敦裕米行前，正值行中娶婦，妝奩極富，有赤金檯面，四櫥八箱，觀者如堵。林公好奇心動，暗想此地嫁女，竟有如此豐厚妝奩，正是難得看見的，一邊想，一邊帶著林恩上岸觀看。旋來一黑面大漢，濃眉曝目，不像善類，見他兩道目光，注視著貴重奩具。林公看出他非賊即盜，原來此人正是海門大盜施有才。林公眼力果然不錯。這當兒又來一乞丐，與施盜並肩站立，林公瞧那乞丐的面貌舉止，也有些蹊蹺，暗想，古人說得好，謾藏海盜，現在只因這副妝奩過分富麗，致起盜匪劫奪之心，萬一發生事變，也只算咎由自取呢！正想間，忽聽乞丐高聲喊道：「強盜來了！若不逮捕，妝奩將被劫了！」說時，突然伸出一手，出其不意緊緊握住施有才的右臂。有才大駭，急忙出手還擊。不料那乞丐也是孔武有力之人，正是棋逢敵手，掙扎多時，從行前扭到喜堂階下，許多賀客都看得呆了！林公有林恩保護，也立在庭隅觀看。那有才奮鬥一會，知難脫逃，就狂呼道：「乞丐也是盜匪，主人幸勿受他的愚弄！」行主周同賓聽了，連忙上前相勸，只說二位勿作無謂扭打，聽兩位的語言，分明都是綠林好漢，今日適逢小兒吉期，辱臨敝舍，請入賓筵，借喜酒為二君合面如何？乞丐大笑道：「很好很好，如此遵命叨擾了！」說時走上廳堂，自居上座，有才也只好就座。

同賓素喜結交江湖好漢，所以慇懃勸酒。乞丐連飲數十杯，談笑風生，衣衫雖像卑田院中人，氣概豪放，絕無半點寒乞相。

施有才坐在他右首，反覺侷促不安，勉強喝了幾杯，正想起立告辭，卻被乞丐把臂攔阻道：「姓施的，何故急欲逃席，難道賊心未死，還想去一展搶劫手段嗎？你可知道我是何人？」有才答道：「小可實在不認得足下，倒要請教！」乞丐並不說話，即將身坐定，俯身垂手，取起自己的右足放在席面上，嚇得眾賀客都瞠目驚顧，定神細看方知是削木製成的假足。乞丐又翹起斷腿示眾賓道：「這只斷腿，是從九死一生中保存的。」

眾客俱咋舌不下，只見脛骨以下，創痕猶在，好似用利鋸截去的。眾客皆大驚，有才亦然動色。乞丐從容地將木腳裝置斷腿上，移垂座下，才同有才打了個哈哈說道：「小可壯年與君本為同道，君可知山東道上有沒羽箭郭老麼嗎？就是小可，盛時有二百多羽黨，橫行直、魯兩省，犯案如山，行商聞名色變，官兵畏怯退避。有一日，在安陵道上遇見一個書生，偕一美貌女子並坐驢車，自北而來，行李毫無，隨身只帶兩甕，好似烏金所制，光可鑿人，每遇打尖，上下車親手提攜，絕不假手車夫。小可看出他倆是夫婦，甕中必然藏有金銀珠寶，決計下手，率黨隨行。自吳橋而南，經過馬頰河，直到德平投客寓歇夜，我也跟入投宿，止於旁室。守到黃昏過後，從板壁縫中偷瞧動靜，只見女郎正在卸妝，拔下的金珠首飾投入甕中，甕口有蓋無鎖，隨手移置牀下，夫婦倆相對一笑，同登臥榻，下帳安睡。」

我在室中休息了一會，手掣鋼刀，從房中躍登椽隙，縱到他們臥室裡面，一個騰步，躡到牀前，揭開帳門諦視，只見他倆閉目跏趺對坐，聲息全無，也不張目，好像在熟睡之中。我就先下手為強，急揮削鐵如泥的寶刀，向他倆當頭猛砍兩刀，打算結果他倆的性命。那知如同砍在棉絮上一般，棉軟不能著力，絲毫也沒有損傷。二人張目一望，不驚不怒，依舊對坐著，女郎從容地說道：「窮凶極惡做什麼？遮莫為饑寒所迫，想劫些金銀過活，牀下甕中有金銀，有能力取得動，容爾自取。」我想一甕不過數十斤，索性連甕劫去，轉念之間，伸手入牀下，緊握甕口，向外拖移。那甕奇重異常，好似生了根的一般，用盡平生之力，不能移動分毫。我知有異，正想退出，哪知同黨魯莽，四人各執利刃衝進房來，向牀上揮刀猛砍，砍得書生勃然大怒，奮袖一揮，四個同黨都向後跌出一丈光景。書生向我叱問道：「你們這種蠢才，也敢做這沒本錢的買賣，一甕移挪不動，端不辱沒殺人。我往常在各處江湖走動，也聽得人家說過，什麼山東道上有個綽號沒羽箭，名喚郭老麼的，今日一見，原來是如此一個膿包，可見虛名不如實見了！」說著又格格的笑起來。這一來羞得郭老麼置身無地，翻身向外便走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